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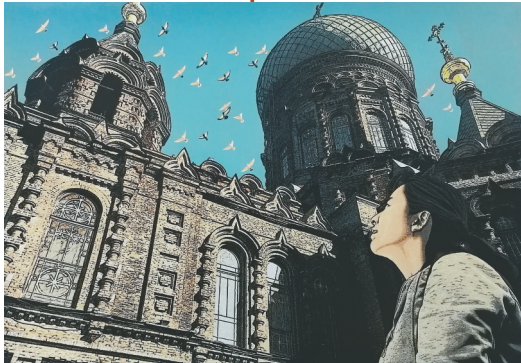
天鹅

副刊

主编:文天心
责编:曹 晖
执编/版式:杨 铭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a84655106@163.com



谢崇《厚土耘生》147×92cm



谢崇《圣·索菲亚》80×115cm

2

作为85后的版画创作者,谢崇对瞬息万变的时代怀有敏锐的感悟。《绽放的青春》系列中的少女,个个衣着光鲜时尚,昂扬阔步穿梭于城市之中。城市的具体面貌被有意地弱化模糊,建筑外墙、马路步道只是作为背景而存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这样的风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时刻上演着,每一个人在努力创造生活的同时,演绎着各自的青春故事。《圣·索菲亚》带领我们跟随一位少女,从侧面仰视的角度观赏着这座充满异域风情的建筑。天空中一群鸽子掠过教堂巨大的绿色洋葱头穹顶,画面动静结合、以动衬静,意象和形象和谐统一。在这幅版画中,谢崇展示出了精准的观察力和对细节的不懈追求。红砖套叠砌成的拱券、外墙面的装饰母体、窗子两侧的方圆相连的壁柱,他一丝不苟地在再现着这座拜占庭式建筑的丰富细节。这座教堂是哈尔滨对东西方文化的兼容并包。城市的历史变迁,更表明了哈尔滨对东西方文化的兼容并包。

思考,在路上

读谢崇版画

□陈晓媛

艺
在
线

1

谢崇是阿城版画群体当中迅速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创作者。大学毕业后谢崇来到阿城画院,初次接触到版画,他从北大荒版画、阿城版画中吸取了有益的养分,早期的版画以风景为主,色彩极为张扬浓艳,再现出北方沃土广袤壮阔的地域风情。

随着对生活认知体悟的加深,谢崇渐渐摆脱对于前辈画家艺术语汇的挪用与模仿,他饱含深情使手中的刻刀成为心灵的发光体,照耀着黑土地上平凡的劳动者。《春耕》《大地归春》等作品以现实主义的手法生动再现了北方农民的勤劳质朴。

北方的初春依旧寒冷萧瑟,地上的冰雪还没有完全消融,但这丝毫阻挡不了农民们的耕种热情。《大地归春》捕捉到了田野上的一瞬间:艰辛生产劳作中,夫妻二人稍作休息,丈夫借机跪在地上调整着犁耙;妻子双手插在一起蹲在一旁,此刻似乎察觉到有人看向他们,她抬起头望过来,略带羞涩回之一笑。谢崇用细腻的刀法表现出北方耕地上循环往复的场景,上一年庄稼的残枝枯茎将被清理干净,肥沃的黑土又将养育一茬茬的庄稼。在画面整体色彩上谢崇有意识地同之前风景版画中艳丽的红绿黄拉开距离,灰调子的背景单纯却不单调,它衬托出前景农民夫妇的形象,并赋予生命更深沉的力量与激情。春天孕育着无限的生机,世界上最公平的事情就是每一个生命都能拥有春天,黑土地上的农民更是以坚韧顽强来接受天地的馈赠,他们就如同播种下一粒粒种子义无反顾、不容抗拒地向前、向上、向未来。

3

线条在中西方绘画中都有着重要的位置,郑振铎在《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中说“我国的绘画中以线条为主,故尤易重现于木刻中”,西方现代艺术认为线是抽象艺术的基础。在《生命之殇》《建设者》《谁言寸草心》《鹤发童颜》《厚土耘生》中,谢崇尝试着使用一种陌生化的“线”来进行形式语言的探索。

《厚土耘生》是这一系列“线条”版画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同样是表现北方的农民,但这幅版画已经和之前相同题材的版画拉开了距离。黑白两种颜色是作品中仅有的色彩,大面积的“留黑”背景衬托了白色线条穿插而成的女性侧面肖像。女性的头上紧紧包裹着头巾,这是北方田间地头劳动妇女惯用的打扮。她的头向前微探,面目五官全部隐没于头巾之下,但神情却可见——坚韧隐忍——如同黑土地上的每一位劳动者。作品在形式的探索上吸收了一些构成的元素,线条不同于素描中线固有的排列形式,而是像自然界中的植物,蕴涵着饱满膨胀的张力,蓬勃生长、交织缠绕,肆意地拆解人物,并剥离形和体、形和色的联结。线条连绵不断四下延伸,在右下方组成了一束植物,点明了农民与植物、与土地的亲密关系。谢崇塑造人物形象的能力在这幅作品里表露无遗,线条貌似杂乱无章,却不排斥物象,女性高贵的轮廓下隐藏着北方农民崇高的心灵。画面单纯强烈,写实写意、感性理性交织,给人以丰富想象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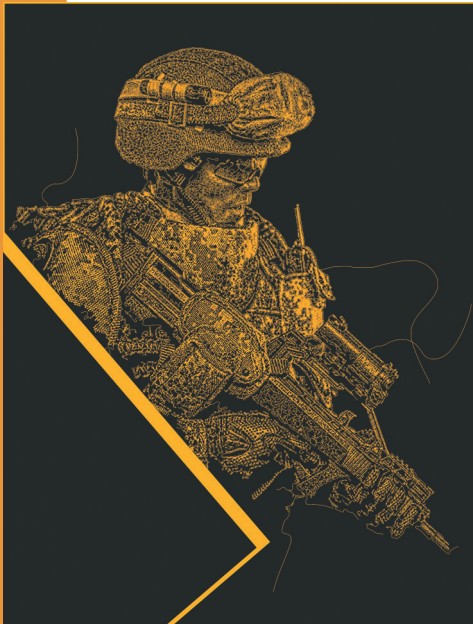
从最初的自然界中斑斓的色彩,到高级的灰调子,再到色彩的强烈对比,谢崇逐渐摆脱了固有色的限制,融入了较多的主观情感。如《建设者》中黑白色是水泥钢筋城市的色调,《厚土耘生》中黑白色是天与地的存在;《中国蓝盔》中黑橙色是责任的坚守,《谁言寸草心》中黑橙色是母爱的颂歌。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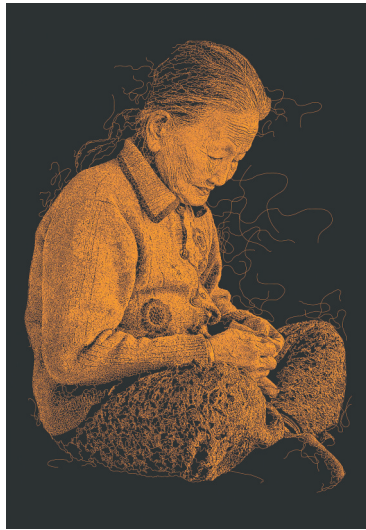
谢崇一直努力寻觅最恰当的版画语汇与时代进行碰撞,于线条,他打破了轮廓线的束缚,扩展为一种装饰之法;于造型,他以写实之力追求形象有装饰的美感;于色彩,他在黑色背景下力去寻找两色对比的魅力;于构图,他疏密对比纤微入画。这些手法的处理,都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出现代主义平面化艺术特征,具有目光一瞥就能深深抓眼球的视觉冲击力与消费性。

当代视觉文化赋予绘画以新的变革姿态,各个绘画门类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源源不断的内生力与内驱力。风景绝佳处,应向高处行。作为青年版画创作者的谢崇,应在不断触碰社会现实中获得开垦审美的支点,直面即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在叙事特征、审美价值和人文情怀等方面打破同质化的束缚,向多元样态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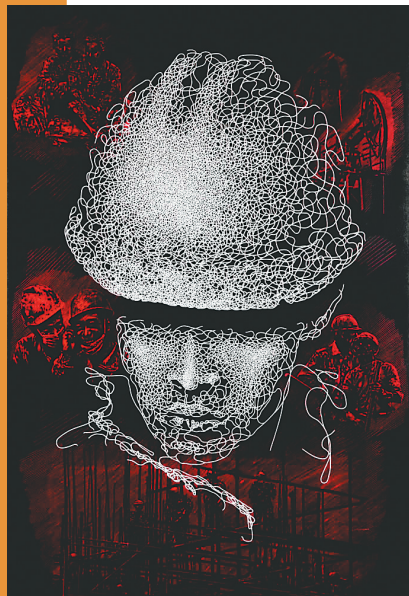
前方有着漫长开阔的道路,谢崇的思考和实践将成为指引他不断前行的明灯。



谢崇《中国蓝盔》140×106cm



谢崇《谁言寸草心》140×96cm



谢崇《建设者》96×140cm



谢崇《大地归春》56×85cm

故土是他乡

□任永恒

我是一个恋旧的人,年轻的时候娶一个曾经很陌生的女人为妻,几十年过去了,还在一起。

家里有四个书柜,其中最大的装旧书。没事的时候,总在这架书前站一站,我看书脊,有的书名都没了,那我也知道是什么书,甚至知道这本书是怎么来的。于是就会想起什么人,什么事,就会把相关的那本书抽出来翻一翻,会翻出一些生活情节,会把自己翻住从前。其实回到从前也没什么好,更显示出现在的我太老了。老了还买书吗?买。其实买书不是因为那本书还有什么用处,只是习惯,是一种瘾,是有声书和网读书代替不了的,要不上街还能干什么?现在的书也是很贵的,只是社会建构在变,当有本事的人们,把读书看做是种愚蠢之后,书我就买得起了。

买回来放着,等着新书都变成旧书。

家里的旧物件也舍不得扔,最典型的是衣服。我十岁左右开始不穿带补丁的衣服了,不是家境变好,是因为世上出现一种叫的确凉的布,贵了没几天之后就普及到百姓家了,穿得舒不舒服孩子不知道,就知道不爱坏,禁磨。东西不坏就不扔,是上一辈或几辈的家规,那时叫勤俭持家。遵守家规不是你因为孝,是将一种环境里的生活细节转换成性格。

几十年过来,旧衣服有多少?无数次想扔一批,也很正式地打开柜子,可都是好的和新的,比如那件衣服呢大衣,它就是新的。

这是另一种恋旧,穷人式的。再就是住过的老房子了,我相信对老房子的迷恋是一种情怀。

我住过的值得再看一眼的房子早就没有了,房草和红砖同一个年代一起消失,消失得充满快乐,因为那些地方都装着饥饿的童年。而有些老房子是可以跨越时光的,因为它们还带着曾经的美好。苏州有条平江路,沿着河边我小心地走着。青砖、褐瓦、白墙,老奶奶用蜂窝煤在烧饭,轻巧的走动与院外任何变化都没有关联,窄窄的门楣上写着洪钧的名字,清代的状元郎。听流水,远处传来一种奇怪的鸟叫,像来自曾经的日子,朋友说是鸬鹚……

我家住在城市里的一条河边,有松花江比着,这条小河显得是那么可有可无,沿岸的高层吃掉了河上该有的景色,现在看起来像一条地表上的下水道,因为水中没有鱼,没有水草与流沙,再热的天气也不会有童年的手伸进水中……于是,生活在河边或走在河边的人们,都无法同这条河建立起人与水之间的自然关系,我是个非常喜欢水的人,可不到河边去散步。

马家沟河,一座城市的摆伴。作家阿成曾同我说过,曾经的这条河不是这样的,他小时候总来河边钓一种叫柳根的鱼,渔竿就用河边的垂柳。

在家里抽烟,有人限定我只能在一个地方,身后的门就“咣当”一声响个严实。伴抽烟趣味的是望河边的几处方房子,说是方的就有别于中国人的盖房理念,国人喜欢并沿用的家宅,以条状的居多,可能有采光好、南北窗通透的优点吧,人口多了,还可以各走各的门。而我眼前老房子的南窗和北窗不会出现在同一个房间里,四周都有窗子。

这几处私宅建于上世纪初,房主人居然都是俄罗斯籍的医生。在这远离城区的地方相继建房,我想他们之间应该是朋友,挣到钱之后,一起约定又一起选择了这块有水有树的清静之地,那时候的马家沟河肯定是清澈而美丽的。

倚水而居,地球人都这样。我为什么喜欢,因为这就是我心中家的样子。

初秋,几家院子里的果子熟了,雨过之后都落到地上,一层深红,几处金黄,没看有人捡,可在雪落时也都都不见了。

房子肯定是主人喜欢的样子,房后菜园,窗前花地,穿过垂柳,有河水东流,或听或看都那么美好,然后将裹着河水的“布拉吉”晾在草地上。冬天呢?孩子们出门就上冰了,红色的冰鞋划出一道银白色的弧线。

现在的楼房仅仅是存身之所,而怎么是“家”。

老房子就是过去,过去的“家”比现在要可爱得多。

如今这几处私宅的周围都是几十层的大楼了,在这块土地上,新贵般的楼房存在得理直气壮,而这老房子好像是占了人家的地方,每天过得挺不好意思的。

恋旧也恋故乡吗?喜欢回故乡的人,大多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混得很好,并且父母还在;二是退休了,闲得没事。我对故乡的理解范围是很小的,不把一座城市或某片乡村当故乡,仅指童年时的生存区域,一个大院或几处民房。前不久我回到了那座城市,是一次同学聚会。可能是酒喝多了,天还没怎么亮我就顶着昨夜雨,去找童年的家,我也知道那里什么都不会有了,只是去确定一下位置。

我首先要找一个方位物,一处几十年没变的楼房或单位,晨练的人说,这个不在了,那个也不在了。坐轮椅的说,医院的楼是后盖的,但地方没动。医院我熟哇,小时候母亲就总住院。我站在医院的门口,看门的说,大门的位置也是老的,我向家的方向望去,高高矮矮的楼房之间肯定有路,只是不是我回去的那条了。

通过同学我找到了四个发小,半个世纪没见了,这让我迈进酒店时非常紧张。只是见面超出了我的想象,我们之间无法热情起来,因为不说名字和家长,谁也不认识谁。我开始打听我们院里别的孩子,他们都不很确定地回答着,答案中大多都是“听说”。我兴奋起来,挨个地说起他们的童年趣事和童年的家,他们就听着,凝视我的眼神中表达着,你怎么都记得你记这些干什么?聚会没有想象的长,出了酒店我就让他们回去了,因为我也想回现在的家,非常想,夜里会有火车吗?

同儿子说,有一天我不在了,这些旧书你还留着吗?

“翻译书还可以,文字上显得比现代人学问。”

“其余的呢?”

“你都死了还管那么多干啥?”

三个月前搬家把旧衣服都扔了,装了满满的四个双人被罩。

城市里的老房子留不留或怎么留,我真的管不了,只是每扒一处都觉得非常可惜。至于记忆里的故乡,还是少回的好,世上有很多东西,逐渐的都与你没什么关系了,乡愁,不是谁都有。

中年女性的一支口红,大多时候无非就是给日渐暗淡的容颜添上一点颜色,让所谓气色好一点。

此外,大概还有就是为自己增添一点与人面对面的勇气和信心,也对那些不经意间滑过自己面庞的视线的主人透露一点友善——毕竟大家都知道,“长得丑不是你的错,出来吓人就对了”。

春天来了,我想买一支口红。这个想,有的时候就只是想,是想想,而不是行动。与它最终落在谁的唇上更无关。

但有想法,就还是有着对生活的热爱吧?

突然,想买一支口红

□高方

春天来了,突然想买一支口红。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和一位即将年满六十正准备退休的大姐走在校园的路上。她貌似没来由地说:“你说这几年戴口罩,最省的是什么?”我还没明白什么意思,她就接着说:“最省口红。”我恍然,失笑,说:“姐,你说得太对了!”

戴上口罩,再漂亮的口红颜色也没人看得见,口罩也会因为沾染了口红不得不真正成为“一次性”的。但口红似乎仍是女性心头挥之不去的执念。

早在二十几年前,我只有二十几岁的时候,杂志上就有文章说,问女人们如果流落荒岛只能带一样化妆品你会选什么,

结果80%以上的人选的都是口红。那会儿,想了想,如果是我我也选口红。虽然我是一个几乎不用口红的人。

不只是我,我身边的人也大多不用。但哪个女人会不爱口红呢?

有一次学院例会前,同一间办公室里的人都在。一个妹子忽然哗啦一声把包里的东西都倒在桌上,看样子是有什么找不到,气极败坏了。她对面的妹子随意瞥了一眼,说:“哟,还有一支‘小羊皮’呢!”

各自忙碌的人们立刻有了“焦点”,有人说:“快给我看看,光听说还没见过呢!”有人接着说:“‘小羊皮’是啥?我也看看!”没接话的人也伸手要来看了看。七

个女生五个没见过,包括我。

发现“小羊皮”的妹子朝我们翻了翻白眼说:“是不是女人啊,你们!”“小羊皮”的主人也跟着“歪楼”,不找东西也不跟自己生气了,“炫耀”起爱人送的这支大牌口红。

听她说我又想起一个故事。说一个女孩过生日,男朋友问她想要什么礼物。女孩想了想,就要个MAC吧。男朋友犹豫了一下说“好”。结果只想要一支口红的女孩收到了一台昂贵的电脑。

我也喜欢口红,可是翻遍记忆也找不到自己在柜台前选购口红的丝毫印象。我在化妆品的柜姐面前极度地不自信也不自然,我不懂品牌,不懂色号,不懂质

地,什么都不懂,而且装不出什么都懂的样子。多少有一点“社恐”的我很怕她们毫不遮掩或是掩饰不住的嘲笑的眼神。

这些年,我用过的口红好像都是别人送的,好朋友和自家弟妹都送过,弟妹送过不下五六只,一支故言文创的“宫墙”色深得我心。有一位巧心巧手的同事还送过我一盒她自己手工制作的精油口红,沉甸甸的金属管,磁吸扣,四个颜色,整齐地排列在充满古风的小盒子里。看着美美哒,闻着也是美美哒。

只是,对不起大家,我的每支口红都会用到过期。是只用一点点,差不多只是试色那种,然后,就过期了。



龙头新闻APP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